

建昌府志卷之六

公署

君子息止之地有興思焉甘棠之詩所由作也雖然
思者斲之對也可以思也亦可以斲也君子云天下
之政二思與斲而已矣既燕既處君子攸芋其將慎
所擇乎

建昌府治

國朝宣德間舊治入

荆王府知府陳鼎遷治城西北隅鳳山之陽舊蒙古學也

建志卷六

中爲正堂左附以巨積庫堂之後爲穿堂從以兩廂又
後爲思政堂經歷有司照磨有所夾正堂之東西堂之
下爲露臺臺前甬道戒石亭據其中左右廡爲六曹凡
九科外設儀門門之外左爲司獄司右爲吏舍又外爲
門思政堂之後爲知府廨左爲同知廨右爲通判廨左
前爲推官廨爲經歷知事廨右爲架閣庫爲照磨檢校
廨龍亭有庫土神有祠功未畢召入副都臺繼而知府

楊誼視前舉務求完美制度足偉觀瞻

尚書何文淵記
畧曰夫爲政者

固不可以無堂而政之得失則不係於堂而係之於人
也陳公之至而吾民之驚驚者多公乃治最强橫者十

餘而民始知法度之可畏駸駸然而日趨於善復布其條教施其德惠而境內稱治楊公繼之絕請託革奸弊平徭役雪冤滯興學慈厚風化振綱紀修廢墜威罰之嚴之若秋霜惠愛之施之若春陽而民樂於康乂矣其視陳公之政同條而共貫善評治體者謂若吾民久病陳公之至如醫之診脈用藥已去其疾之半矣而楊公繼之如醫之調護保養而體之羸弱者康強病之在床者起行而病盡去矣二公皆醫治之手也然而陳公之為政有聲既蒙超擢而吾楊公政聲之美彰彰在人耳目其得久留於此乎而超擢亦甚邇矣吾之所言不隱治斯民不悖前人之所為也故為之記

成化甲辰知府

秦夔於府門改建鼓角樓

體如大邦而其治事之外必

崇飾樓觀以棲鼓角所以嚴外內聳觀瞻時昏曉其制由來遠矣建昌當閩廣要衝境大物阜其郡治在鳳凰山之陽中早外崇四圍山脈隱起若案若屏而郡治帖帖卧其下且門觀未設昏曉之間鐘鼓弗聞歲時入天子之命與夫出令化行朝夕交通吏民弊在簡陋弗中度程成化壬寅予承乏是邦又明年癸卯屬歲有收民用弗饑乃圖新厥規謀之同官謀之邦人咸以為宜又上其事於分巡憲臣則又曰茲惟汝職其務宏厥規毋踵故常內外既從遂相方擇時取木於山陶甃於野取工於在官之傭不哀時不急工懼煩民也凡四閱月告成高牙挿空飛檻倚雲壯不及階麗不敢奢落成之日地若增而高山若增而秀回視向之若案若屏者皆在我履罵之下矣於是承詔出令各稱所宜而風晨月夕伐鼓鳴角恍若自天而下惰者警奸者革凡我吏民與夫四方素遊之良得以易其聽觀莫不悅喜僉謂禮有所隆不得而殺政有當舉不得而廢今茲樓之設實稽禮起廢宜勒之金石以示久遠余愧乎其言然不可無文以紀歲月遂書此以告來者樓凡六楹高三十尺廣倍之深如高之數始事於夏四月甲子至秋七月戊辰卒功贊其事者別駕西蜀謝君人傑通判四明竺君正蒙推官姑蘇陳君一元而門帶小溪跨石為橋曰激源督役者則經歷鄭純也

建志卷六

二

成化丙午知府胡贊同知謝英推官陳易於儀門左建

清軍廳右建理刑廳官建公宇以奉宣政令肅吏民之

禮雖先王所未有而可以義起况一聽乎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尤慎重於軍政詔兵部以總制之

內外分設五府都司衛所以統隸之大綱小紀井然不

紊荷敷休哉比年以來人心滋偽奸弊日生膺被堅執

銳之勞者則思仰事俯育之逸服櫛風沐雨之苦者則

懷安居樂土之娛里胥黃緣而作弊版籍展轉以紛更

九重特勅憲臣分理各道司府州縣又各委官以專理之

其事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夫清者濁之對也理者治之

名也

朝廷著令重役有分豁之科隱備有開解之典朦朧冒名

者又有驗實改正之條公自今以始尚當仰體至意清

其混濁之源理其紛亂之弊俾奸宄靡得以售其欺隱

之私重冒或得以信其分豁之情若茲則吏民瞻望而

敬畏軍政清理而不紊庶幾公宇之作為有光焉理刑廳

也况刑天下重事也兩造具備之時非虛心不能察其

情非審處不能當其罪所謂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

之曲直若蒞事無專署而囂冗濶之安得虛心而審處

哉府城僻小民居櫛比郡治不能闢廣自

國朝宣德已酉歲遷于是理刑舊無廳祇就儀門外便宇

建志卷六

三

不慎也此心常存對越天地刑之失也幾希吾於侯乎驗之矣弘治庚申知府舒崑山徙鼓角樓于儀門之南而別建門屋六楹正德癸酉知府安奎於架閣庫南增建通判廨宇而照磨廨因撤而新之正德乙亥知府韓輒又置檢校廨于知事廨之前儀門東西添置楣宇榜廊則置于大門外之西偏偉然江右一大郡也

按舊志府治在城東南隅舊南城縣治南唐陞建武軍

宋太平興國改建昌軍皆為軍治肇十有二州曰牧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州軍之名本茲始矣自周秦以遠炎漢而下或罷侯置守或胙土分封革易隨時稱號

建志卷六

四

不一唐室貞觀之後分十道統犄角之師至德之間錫大郡有節度之額朔方瀚海因地以立名天策平盧威戎而夸狄爾後以繁會之縣道邊要之戍城或用建軍取諸董武其增置僚吏互奉貢輸詔令下頒章奏專達同乎州郡無有等棄建昌軍即臨川郡之南城也本豫章之舊屬據江西之上游歲常豐饒民皆禮讓山多隱逸谷通華子之岡地富仙靈壇近蔡經之宅其穀宜稻厥木惟喬有軍山以鎮於離有盱水以流其惡溪山繁穎素封匪讓於岡陵竹箭堅良勁節靡資於董澤舟車輻輳郵傳星繁版圖編民伍魏萬之盈數屯營聚卒一楚國之成師從五代亂離李氏僭竊鼎據列郡斗絕隅太祖皇帝應順天人纂宅區宇削平巴蜀蕩定荆湖惟大江之南貢而不覲正朔服色雖尊載於我朝改邑建邦仍專制於境內開寶三年陞南城縣曰建武軍所以抗禦七閩牽制百越泊六師吊伐八表混并乃區文之運聖作物觀時求屬於開昌革故鼎新義適從於銷偃太平興國三年十月初改建武曰建昌軍昭明德

而識武功也淳化二年九月勅割撫州南豐縣以爲屬邑便歲輸從民欲也今上極祖宗之大業復堯舜之真風天清地寧禮行樂達黎民敏德比屋可封元化字而遠邇安舊章舉而聲名著名山盡訪濊先帝之遺文墜典必行錯諸侯之分器咸平二年詔賜太祖御書一百二十軸於麻姑仙都觀寶宸翰也中秘之書金滕洞啓列真數也鎮植崇牙門施行馬挈壺宵警節漏刻之盈虛抱關曉開壯軍城之容衛聖君惠敷邦本慎簡時賢求瘼分憂惟良共理景德二年三月詔屯田貪外郎直史詒盛公輟三良之才布六條之政明以肅令寬而濟民以簡易而易煩苛以神敏而別情偽汚萊盡闕獄市自清頌聲載揚雅俗受賜曾未期月薰然大和治體具臻退食多暇乃謂幕下吏王平叔曰斯軍也建置斯久記述闕而宜文其詞以紀其事平叔周章承命退遜無從敢竭荒蕪用存本末時

門以及內寢

遠則尊德以伸故畿外諸侯門阿之制與

慶曆間知軍事吳公脩建儀

建志卷六

五

天子準宮隅城隅各下一等天子五門諸侯有三門臺而道屏於中爲宗廟朝廷大抵不甚異蓋南面之君分土而治不若是無以貴於一國民知其君之貴然後知王室之尊堂陛之言亦此類也自罷侯置守于今幾世弱權削威居無常人有地數百千里而宮室輿服靡所張顯唯中門立戟非出入不開東西兩夾門趨走之士紳笏罄拆于其外非召呼不敢前以此異于他官之儀者有意矣哉太常博士吳公使建昌既視事曰一神人在上萬事有經萬民有業吾守臣而行詔書奉順德意而吏職脩矣彼小治哉若人四支雖終日運動不爲勞心迺行下孟府署唯廳事葺其餘屋古老卑小或如翼覆地其中無光或如衣之敝隨補隨破郡治所在而陋於一邑不務改作俾民河觀謀於僚屬其心同聽於輿人其言樂自儀門始以及內寢不日而備君子謂吳公以文學進宜其知治道父兄皆大臣其耳目固不隘官爲博士宜用心於禮位當刺史在可行之地此一役也以儀門爲始夫豈徒哉蓋書之示後自開寶至紹觀應曰唯慶曆八年冬十一月甲子日記

自開寶至紹

興繼修者六人紹定四年火寄治太平寺知軍事汪待
舉即故址稍建便廳自是郡守林申蔣循祖徐瑒相繼

營建黃堂廳事麗譙廣廡創制如初呂維中賦南

州其政教足以革民視聽其職貢足以助上征後故夫
節君子之四時而取信遠近者必有其具此郡門鼓角
之制所以不可廢也建昌為郡東南連甌閩屬章貢而
西北隣郡疆畛相入錯總如繡貢賦政刑之數與望郡
有齊武躡以故邦君之居崇宏大稱其爵秩門闥樓觀
宇以養威鼓角漏刻于以正時偉哉千里之所聳觀而
輻輳也歲在甲寅吏懈于位兵火之弗戢崇傑屋彈
為燬燼郡守之治寄於佛廬朝鐘暮鼓響答痺陋行人
為之咨歎四民無所取法而頽垣斷砌荒基敗址蛇虺
所穴狸鼠所家蓋更八年之久守將相繼圖治薙荆榛
關瓦礫經營興起踵舊而新之功嘗施矣輒以代去歲
在辛酉制詔以右朝散大夫宜興蔣公永守是邦公至

建志卷六

六

之日既問民疾苦宣布詔條拊摩矜治善有賞惡有刑
民大和會政益章矣明年乃建黃堂崇成則訪舊圖新
規為郡治之門而樓居其上越三月而落成陳鼓角設
漏刻以節四時以達遠近飛簷翬翔脩梁卧伏丹白之
度不陋不侈縣響黨鄙民用改觀以訟來決者由是而
至庭其信若著蔡以事來諏者由是而升堂其明若水
鑑以禮來醮者由是而登席其和若薰蕕至若晨鷄既
號蒼龍麗天統如五鼓車馬沓至于斯時也官曹肅穆
職思其憂群疑於是判焉及夫虞淵景沒望舒顯行角
聲悲壯群動宴息于斯時也三省九思戒慎策勉廢政
於是脩焉朝暮晦明風雨寒暑民聽以一而萬務不
故斯門之復君子以為好禮近古焉嗚呼建功立事人
之所欲也然而有言曰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
善終今公勤民而勵已急治而愛時慨然一洗八年之
荒蕪而勃興數百楹之大厦眾制具舉復創斯門以稱
禮便事可謂善始善終矣公以記事之成屬於維中而
不可辭故書其詳焉游傑使衙記建昌軍舊撫州南城
縣在南唐時始於縣置建武軍本朝太平興國四年改

爲建昌軍蓋其地遠界閩粵衆繁事劇非一縣所能辦
治建軍爲宜軍城據山川環揖之勝而太守治所復占
爽塏規模壯於江右紹興甲寅歲郡更兵火逮其平定
公私赤立于時在事者方急拊循未遑興建姑寄治於
太平寺舍然近市湫隘幾無以容吏卒民持牒請庭者
無所裨式不生其恭易於抵禁前後更數政嘗欲有爲
顧其力有所未暇卒因陋就簡而郡城大姓往往視効
以故邑屋凋殘未能復舊至太守汪公始命即其故址
稍建便聽林公相繼增建郡宅以遷治焉方慮材計庸
以次營建會詔除卽任總領事

朝命蔣公來代其政視事數月政平訟理因及閒暇顧謂
僚屬曰今之支郡古諸侯國必嚴朝夕聽政脩令之所
使官吏有所遵承四方知所歸嚮而郡宇未備將何以
表千里之重而稱上委寄之意乎於是度材於山代庸
以卒取費於經常之餘未幾而黃堂儀門麗譙廣廡鼎
然一新人所屬目以謂今日復見平時官府之盛咸樂
就城市築第舍凡瓦甍之場率還舊觀然則汪公之經

建志卷六

七

始林公之規畫與公之克成其効遠矣宜書以示後焉
昔漢宣帝知民事艱難垂意共理多所親擇間有治效
必下詔稱揚以至旌用以黃霸自潁川守擢尹京兆故
當時良吏勸勉所在得人協濟中興誠知治之本焉然
嘗考霸之施設無甚迂闊惟務勸民耕桑殖財節用至
於米鹽煩密人之所憚勞者霸獨以精力能推行之以
是民足衣食興於禮義今公爲治慕黃霸躬行之實雖
其餘政及於土木然功費浩博更數政之力所不暇及
者獨能始終經營不愆于素民樂其成而不知其役方
之精力當出霸右他日由課最而被褒陞殆無愧於彼
矣元改爲路治因其舊旣而兵亂爲王溥所據迺遷治

于萬戶府

國朝洪武初知府余芳重修後添設照磨檢校乃增置其
所宣德初并爲

荆王府今爲

益王府

糧局

在郡治東偏弘治十三年通判劉澤建正廳後構小軒廳之左爲燕居廳之前東西有廡禁嚴有門

豐盈倉

在郡治南舊永豐坊國朝洪武初知府余芳建倉廩廨舍三十間舊爲太平倉

興間郡守林申建元爲豐濟倉

稅課司

舊在郡治東北宋爲塩務而酒務茶礬務麩務醋務皆附焉元爲稅務至正火國朝洪武初

崇仁王府

旴江遮運所

在郡東郭外洪武初知府余芳建

僧綱司

在太平寺

建志卷六

八

道紀司

在玄妙觀

陰陽學

在府治之左

醫學

在府治之左

申明亭

在郡治門外之東

旌善亭

在郡治門外之西

南城縣治在郡治西

國朝宣德年知府陳鼎建中爲正堂收支庫附于堂側典

史廳在于堂左後爲退堂扁曰忠愛前爲甬道戒石亭

據其中左右序爲六房右序前爲監房設儀門門之外

左爲奮武廳今爲糧局右爲清戎廳又外爲縣門忠愛堂後爲知縣廨左爲縣丞廨右爲主簿廨左前爲典史廨而吏舍則列于六房之後榜廊在縣門外東偏

按舊志在可封鄉落消石對岸尋徙于江門外塌埠南唐建立軍治本縣屬焉後徙入軍治之東火慶曆中知

縣事錢得臣改廳署

李旰江記慶曆二年會稽錢得臣仲基以大理丞爲南城宰西安周

夢臣旰臨川滕平叔夷甫佐之於是改作主簿尉署及縣廳之兩翼旣訖功得臣受命刺白州夢臣監雲都銀冶而平叔考且滿使觀記其事觀曰古者諸侯卿大夫士其宮室以命數爲之等示民有尊也今之郡縣有社有民雖九品僚屬皆命於天子其勢固不得居陋室如閭氓然世以土木爲難事者財民之財力民之力也是

建志卷六

九

以廉吏善人或憚而不爲乃至隘不可容壞不可支卷席避雨露坐迎涼者有之矣吾邑三君子以居之所不安爲人之所難爲摺官之餘力未財如涌而民不出一簪築作再葺而民未嘗舉趾非奢非儉可次可舍成事而去豈曰自爲蓋將壯官府利來者是可記也若其挾智恃巧陵民匱財已欲佚而忘人之勞已欲樂而遺人以憂則有識者當伐鼓於其門豈吾之所得元豐中縣

令李茂建虛齋于便署之北

呂維國記萬億及梯之廩積不自知其容而世甌石

者見之色動千門萬戶之宮室不自知其庀而老聶圭者聞之心醉君子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故無遠邇無小大雖甚愬庸猶加敬愛而推服天下所少者才也才有以應萬事之變而所知有不至焉則天下所欠不獨才又當在乎智也知足以知才足以行而德未至乎忘則雖既異於衆人其究猶慙於逆是故古人之論誠賢必以俊而能厚爲無以尚之蓋長民者俊有餘而不足於厚矜張脫畧之俗以此而進成其弊豈一躬之薄而已

臨中李侯之爲南城按事旬月而清峻明敏之聲流動四境幽村僻落夫婦之愚連合之儉心游語到恍然若令在側莫敢欺莫敢違彌年之爭直於須臾一介之善坐享安集其爲政治底此則才智之具可知矣蓋知敬愛李侯而未知李侯之自忘其賢也居無幾何獄訟蕭疎朱墨閒暇便坐之北治葺室以宴休而題其榜曰虛齋有請其意者李侯曰吾惟虛涼而領劇邑懼所未至故俛仰于此以至吾思若莊之生白成之受人皆非吾敢也於是邑之人聳視偃聽莫不推服李侯之厚其德而若不足者也夫自先王之澤亡儒者以彩飾相師其所論治也輿路人執其言焉耳亦何常人之見哉李侯文史縱橫倫輩莫敢望其屈於一邑爲南城之幸會天其或者畀此邑之見見聞使一繇於物薄已乎請書之俟之異時之士若民克知矜張脫畧之爲可耻夫然見李侯之於此邑心化之矣元豐六年五月一日記

宋紹定四年郡守林申重建歷元火洪武初知縣孫文政始荆堂宇門解廢不周備

建志卷六

十

宣德間并爲

荆王府廼徙今治

盱江驛在郡城東郭宋康定初知軍事魏時徙建于茲國朝成化十年知府謝士元重建中爲正廳翼以兩房後爲退居翌以寢室廳之前東西爲庫房儀門據甬道之中外爲大門翼以耳房門之外樹迎恩駐節坊官吏之

解庖福之所悉備

野之道爲之候館傳遽委積以待賓

使而復命吏主之其法周矣肆我聖朝酌古制而損益之在內設會同館而主吏有正有副在外設水馬驛而主驛有丞室廬器用稟饋後夫罔不畢具其法殆周於古焉盱江控咽荆浙接武閩廣爲東

南孔道賓使往來無虛日苟無館以處之若丞與民將奔走承事之不暇未必不擾吾民也謝侯之建是驛其於尊使命隆客禮人心以為未遠之規非日前淺近計也而朝輅夕節逆征急宣者至驛如歸君子於此亦可

名旴江偉觀

源從旴姥來環繞南城外滔滔豈有窮森森應無際驛樓臨水濱衆流

悉諸會崇山遙送青茂林近拱翠石梁跨清流蛟龍起平地更有麻姑峯朝朝面相對溝壘高且深人民富而庶景物萃英華山川鍾秀異所以豪傑才壘壘恒相繼鉅卿并碩儒迭生明盛世偉觀揭新名江山增壯麗題額復題詩其寓有深意蘭亭千載名名因右軍記後人知所由斯樓永無替

舊志在朝京門外即客館新亭也

獨派及記古者國野之道十里有廬

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於是賓客有底止羈旅有寄寓而是邦也與兩粵七閩大牙其疆守官者以

建志卷六

十一

為地遐途窮而瑣瑣行邁之罕到也則殺其禮而闕其物焉無脩除之備無屏樹之設及賓至則候人不為道里不受館而盤飧薪芻之貺棄如也由其途而往者僉曰陋如之何是歲也台司審縣尹之奇擢王公斯為南城公至之日則考於事典陳其藝極視年之上下去民所疾苦凡三月而南城之於是飾廐置以候賓客葺旅次以待羈旅夏六月築其館辨其域于道周作新亭于館之陽夏屋耽耽俯瞰濬壑賓位在左主位在右然後剗坑埔埋坎窞以為大逵屬之于溪設雙航于清以備經度每將之迎之則自郊勞至于致餼無曠禮無違物而茲亭之經始也取廢徹之材以移用用迺有節入鞭朴之贖以庀工工忘其勞杜燥濕之虞以憇賓賓至如歸三者不愆于素功是以立若行者有犯較之祭居者脩飲餞之好登斯臨斯醴酒以贈之則溪雲竹風生于棟牖而綠野青山為吾庭二爵之後可以送千里之目道四方之志焉乃又勝會之佳境也凡底績以興利革故以謀始修理以備物儻功以成務政之大者宜其刊作者之茂實以示後嗣不然他山之石何以在

茲亭乎是歲
廣德二年也

便民倉

在治城南弘治間知府孫偉
遷于東郭外近于水涯誠便民也

申明亭

在縣治門外之東
鄉都建七十八所

旌善亭

在縣治門外之西
鄉都建七十八所

南豐縣治在郡城南去百二十里

國朝甲辰知州程瑞重初于舊址洪武二年改州為縣制
度因之中為正堂典史廳在正堂左後為退堂架閣庫

附退堂東正堂前兩序為六房中為儀門門外東偏為

監房又外設鼓樓

王隆記南豐自陞州幾百年州之賦
為石不過萬四千戶不滿三萬雖曰

建志卷六

十一

州其實邑也然民頗知服農畝僅以衣食自如歷年既
久生齒日滋村落綿亘邑屋櫛比民不知兵歲在壬辰
兵革忽起閭井焚蕩越六年益都壽光裴侯彥直來守
視事二年而譙樓始克復舊已巳秋八月聞人受攻急
乃以偏眾來侵州為緩師之計樓復燬官寺內外蕩然
惟儀門獨存吏即之以為治事之所明年正月漢陽程
侯瑞來蒞事傍徨顧視因諭于眾曰凡官寺所以出政
令督賦斂以理乎民也不講更始曷稱具瞻乃指已墮
市於素產之地揆日鳩徒首創公署其左幕長之司其
右更衣之次列兩廡為吏舍不三月落成繼治其後為
步廊如舟之制又明年作後堂橫敞洞達比舊制又亢
爽是歲冬即樓之故基增築更甃高廣堅緻乃為樓重
簷復棟而壯麗有加於前瓦甍髹髹之費一不干
于民始於丙午春二月其於治基會作之本末計其內
外為歲者三於是聽政有所宴休有次伐鼓下漏以警
昏聩邦人稚耄易其觀聽莫不悅喜以為吾儕小人徒
聞斧斤之聲而不知財之所出見力役之交作而民不
知告勞是孰使之然哉侯選民之篤實能幹者徐輔俾

董其後未幾豫章王均拳來為吏目克相厥事既而金陵鄒公晉臣來為判官吳興張公來州同知俱有贊佐之美先是凡州有造作有司稽其版籍之奇贏吏胥並緣為奸以甲移乙民罹其害不可勝言今侯不資於民孳孳焉不遑朝夕視之若樹已業欲以傳之子孫然其用心為何如哉侯為政廉謹不以一毫之私自贖凌晨治事日晏方罷千緒萬端隨事剖析庭無留訟他如飾館舍創郵亭造浮梁以便涉新坊巷之頽文廟醫學浸漙者增以鮮朽腐者易以堅不急之役未嘗妄興威行愛立政清事舉可為循吏也已足宜書耆老士請記其弗獲是為記

知縣解在退堂後縣丞解于東主簿解于西典史解在儀門左吏舍在治西南皆知縣屠懋縣丞李潤吳文仲相繼葺建

按舊志

在文教里之西唐開元中縣宰游茂洪徙于嘉

建志卷六

十三

木驛開成二年縣宰賈諭徙于西里坊至元十三年火復建十九年陞為州知州郝天祐楊郁後先增建元末火其址即今重剏所也

陰陽學

附藥局

醫學

附藥局

僧會司

在保福寺

道會司

在靈都宮

申明亭

在縣治門外之東鄉都建五十八所

旌善亭

在縣治門外之西鄉都建五十八所

豐儲倉

正德間火于寇其基併入于學

便民倉

在縣南儒學之東弘治三年知縣黃燮修正德間火于寇其基併入于學

冬十月南豐縣重修便民倉成倉主內民歲稅漕以入司農故度縣之入為厥四十有奇出內必臨以官故為廳為廩為廊廡而其最外為門門東西兩繚以垣衝折而縱周遭合于廳之背左而垂之穀之性無能於溼必擇亢爽之地故于縣南儒學之東居縣之中水陸之所會者便民也縣故沿流以舟受民之入以轉于漕景泰中都憲韓公按茲省督屬縣建倉而以是為名吏一切以速成趨事為能而不遑顧其他顧偷墮苟簡之吏日相尋於天下幸一得能吏其於政之所得為了利害之在目前者且束縛次且不敢一展布矧內蠹外飾新故相欺解宇廩庫漫視為不急假偶一為之即日為侵漁而貽闡茸笑果法之使然耶勢也其姑為塞責如是倉橐不埃旬無一留行既也知縣事蕭田黃君既至便民之政不浹旬無一留行既也知縣事蕭田黃君既至便民之

建志卷六

古

帖然侈矣瓦之類者茨以續梁之顛者木以支君顧察吏曰事孰急於茲否將如故以舟沿流是海胥吏漁獵我遺黎也且隳前美政吏事不可如是慢縱得罪吾其是膺丞江陵沈君喻是意於民不知民之急是猶饑渴然少長相與謁縣門請日且不休君遂始工弘治三年八月至是成如前所陳隆于舊也沈君來請記君前教東阿以詩考茲鄉士右遷至為縣子舊知君且不識南豐民何幸也將大獲便利此其一耳然亦不可以不書

新城縣治在郡城東去百里宋紹興八年分縣建治于

黎川鎮

陳孔休記建昌居江西上游本撫州南城縣治所偽唐升為建武軍皇朝太平興國二年始改

賜今額治南城南豐二大縣綿地數千里戶主客餘四十萬東控引閩粵南當汀虔要道其山麻姑其浸肝水地靈川秀故士君子敏而好學文而有禮其細民則未免健訟喜爭租賦不時盜賊繼作有閩贛之風前此令於兩邑者質明視事夜分乃罷尚或不給繼以病去豈特細民之罪參稽成周之制大國一圻小國一同漢法

萬戶以上爲令不滿萬戶爲長蓋不期然聞之父老自
崇寧迨宣和郡謂部使者論列于朝用唐武德故事分
地建邑屢寢不報上即位十有三載知軍事汪公待舉
視民由己毅然條析利害益詳於是安撫使臣李綱轉
運使臣逢汝霖臣徐霖合奏曰臣等叨奉睿旨按撫一
路夙夜懼不克任唯是民之利病敢不悉心宣究以報
萬一臣等伏觀本路建昌軍兩縣繁劇爲最非各添一
縣則難以督租賦息盜賊臣等雖歿且有罪上惻然許
之命有司分南城縣上五鄉就黎灘鎮建新城縣制下
郡選能吏庀材經始以右從事即南城縣丞趙公輔攝
令事公初至登進士與民喻以聖天子惻怛至意咸相
率服聽教令恐後越明年正月被旨即貢而主簿兼縣
丞陳公紹復縣尉王公辨衛命嗣事叶贊經畫政益大
和先是公寓治僧舍未忍以興建勞民一旦父老私竊
歎曰吾儕小人且有闔廬以庇風雨今天幸惠仁侯爲
吾屬父母而暴露厦薄我則非人即相與奔走竭蹶趨
事伐材于山運石于壑陶瓦于竈絡繹交獻未幾而堂
寢門廡狴犴庫與夫群吏之舍宴處之室無不畢備高

建志卷六

十五

明壯觀足稱子男邦君之居五鄉之人以事至者望其
門即其庭仰瞻堂陛之崇峻肅然愈加畏服不敢爲非
義嗚呼孰爲斯民爲鬼爲魅不可化而德不足以感人
也哉詩曰豈第君子神所勞矣夫有德者神且勞之而
况於人乎雖然天下之事成之難未若造端爲尤難也
是縣之立利害曉然可見而郡守部使者論列且三十
年非吾君吾相留意先務而我公又專以惠化鼓舞斯
民而得其心則安得攘剔荆棘曾未數載而囹圄屢空
餘糧棲畝盜賊不禁而息租賦不督而辦如古循吏人
莫究其施設而自化也哉孔休以進士與被鄉舉將試
禮闈公不我愚見命爲記義不敢辭因爲述其本末若
夫山川之勝壘開之美則畧而不道其可爲後世法者
使有
考焉
歷

國朝皆仍故址洪武初知縣沙良佐重建中爲正堂架閣
庫附焉典史廳在堂左後爲穿堂聯退堂堂之後爲知

縣解解有濯纓池左爲縣丞解右爲主簿解堂之前兩序爲六房中角道建戒石亭設儀門門之左爲典史解西爲監房設大門重以譙樓成化間知縣呂讚修治之

修撰羅倫曰父母萬物者天地父母萬民者聖人聖人帥以承之所以父母斯民使之不失其本心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智之是非四者人之本心也聖人與我同者口鼻之臭味耳目之聲色四肢之安佚衆人之失其本心也此心失則遠禽獸不遠矣幾何胥臣以生哉天生民有欲天生聰明時人民之失此心其斯民之罪乎姬周之衰道失民散孟子曰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官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又曰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爲食前方丈侍妾數百後車千乘馳騁畋獵我得志弗爲者不失其本心也此心不失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建志卷六

十六

可以爲民之父母故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夫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由是推之此學不明此心不存欲求治之善未之有也孟子以還幾年如此矣尸然民上者吏縱弗肅民困弗甦老奸宿猾皆肆而弗治昔人之所爲者無一爲之其所不爲者皆爲之而不恤

聖天子憂恤元元之意墜不下流夫豈其本心然哉學不明故也建昌屬邑四令宜其民者百年得二人焉南豐衡君岳新城陳君員緇民到于今稱之斯二人所謂不失其本心者非歟太湖呂兄廷揚來令新城民亦宜之部使者中以法繩寡有辭御史直之民宜之始廷揚知民之可與有爲也乃新公宇乃緝解舍乃理廩庫繼以餘力修公館於湖東爲置郵於五福予過而視真然大壯顧謂廷揚曰此居廣矣不有廣於此乎此位正矣不有正於此乎此道大矣不有大於此乎天下之廣居吾居天下之正位吾立天下之大道吾行進而由於民達不離也退而由於已窮不失也窮達進退無入而不自

得此謂不失其本心夫然後天地自我可以爲民之父
母矣是道也吾有望於廷揚不然廷揚固無憾於吾吾
將有憾於廷揚矣廷揚名讚丙戌弘治間知縣段敏新
同年父老請記故不頌而以規

作譙樓

之半爲之立治所于黎川始爲縣者建譙樓于
縣治之前上置鼓漏以辨昕昏下設閱闥以嚴啓閉繇
宋至元繇元至我

朝幾四百年樓之廢且興屢矣弘治三年秋方畢扇毒穹
簷傑棟化爲煙燼士民憾焉樓燬之二年金壇段侯敏
繇進士來宰是邑察政之疵民之病梳剔而摩拊之凡
有所爲本之以廉行之以仁民既感悅顧譙樓久廢無
以昭等威竦觀聽廼圖興作謀諸寮佐僉以爲宜時江
西布政司叅議李文魁以公事蒞縣侯具以白之公
公曰縣有麗譙禮法所宜撤下從之侯方會計帑藏羨
財以爲構築之需民聞之相與語曰吾侯廉非便其私
圖者又曰吾侯仁非時屈舉贏而妨我繕事者歎然傾
助或輸金粟或出材瓦無有後者侯乃鳩工令徒相方

建志卷六

十七

視址卜日而興事焉又擇鄉老之材者董其役令史之
勤者執其程以畚以築以斲以削經始于六年冬十有
二月十八日至明年夏六月八日而迄工焉爲重屋五
間其崇二丈五尺八寸廣一丈六尺深一丈二尺侯合
賓屬士民登而落之曰溪山之勝近在目前棟宇之麗
揮映霄漢境內士民偕來遊觀咸以爲前所未有也於
是邑之耆舊與里居之賢以爲侯作麗譙民不勞而事
集不可無文字以垂永久乃因予族孫進士屋求紀成
績予惟譙樓之作鼓漏藏焉日之昕昏於是乎辨官之
作息於是乎節民之觀聽於是乎齊其所關亦重矣昔
者周之諸侯興居無節來詩人之刺宋之邑長更漏分
明膺名臣之薦侯之此後豈尋常築之比耶然非侯之
廉且仁素信于民吾恐執朴徒煩不免於怨且誅也
今怨誅不形又欲垂諸永久非侯之賢而能得之乎
正

德間知縣黃文鷺仍舊而葺之

學者讀聖人書皆知

節用愛人之訓矣一有民社之寄則舊者新無者創凡
不如意者必更張之以求稱其所欲雖勞民傷財不恤

也所學安在聞之人材莆田淵藪侯主其間所見所聞
 有大過人者今日施於政事之間豈無大過人者乎夫
 廳事仍舊則不勞民不傷財吾民受賜不淺矣昔魯人
 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賢之
 侯蓋取法於此也非大過人而何哉前是令邑者無所
 建置若無勞傷而民無德之者人心之公也侯於廳事
 雖有所為而若無所為而民所以德之者亦
 人心之公也余故記之俾來者有所勸焉

南樓 在縣前

縣令趙觀建 **按舊志** 宋為勅書樓 **進士劉希旦** 記新城
 為縣始於紹興戊午吏治儒官倉庫獄傳更六令尹相
 繼營繕逮甲戌越十有七年然後官府之大體畧備後
 來者儻因仍以幸休息於無事宜無不可其春西洛趙
 公觀來宰于此既至周覽井邑迺訝勅書樓獨未建且
 以是為一邑理化之所寓誠不宜苟缺方視事之始經
 營未遑也又明年歲荐豐登國屢空人安其政既久
 而樂輸其財力唯公之用也於是籌創規畫百用有備
 率斂有禁授成有人有司之令不一出曾不淹時而工
 遽告訖焉其秋七月會賓僚以落之而屬希旦為之記

建志卷六

十八

蓋聞君子之作事謀始不可以物後不可為已名顧惠
 於民者何如耳况令之親民天子所責以承流宣化而
 民亦唯此之望則凡或有為宜罔不在民也然而民之
 常情耳目之所不接思慮之所不逮顧上之德意志慮
 安得人人而諭之必有俾之觀感而化者今公之成斯
 樓也邑之人往來而經乎前出入而由其下自是一舉
 目而知國家凡德音若詔令之下亦既宣被斯民而又
 巍然儲列于其上必思夫為令者所以建立之由竦瞻
 而畏慕胥訓誥教誨不以敢忘吾君與夫列聖懇惻為
 民之至意而勉為忠厚者其必由此則公志之所存者
 為何如而豈或以後物近名介于其中哉雖然百里之
 寄有民有社事不患於不成而不能保其存於永久公
 之所作余知後日宜不敢廢何哉愛禮者必先存羊欲
 行王政則明堂不可去使來者於此不能俾之勿壞則
 其於為民之心何如哉雖公不以祈後人而彼有不得
 不勉焉者是公之惠與茲邑相為無窮而留思於邦人
 者豈其甘棠而已耶公名臣後政事學問有自來志大
 材高年未強仕畧施其餘試於為邑動必宜民如此况

顯用而行其素於將來其功利之及物豈有量哉樓屋上下四間廣稱治所而高特過之顧此宜不必記然規模成就亦有足法故重

迎恩亭

在縣治北五里元縣令侯敬建

皇元輿地廣漠每詔令頒下分道遣使極履載之內正朔所加無有不至守臣備儀仗設音樂具公服迓于郊外結屋數椽以為迎拜之地止息之所此天下郡邑所同也新城為縣積有歲年而迎恩之廬曠焉未立使臣將旨至近郭縣官率僚屬出迎往往寄止民居列班草野時或風雨泥淖中成禮而去至元襲號之初年冬承務即汴梁侯公來尹斯邑初自北郭入至縣治即悚然曰吾黨叨恩宰百里高居一堂之上行政理民發號施令一惟朝家詔條法制是欽是承則所以迎候天使拜奉玉音者孰敢不嚴而苟簡缺畧如此其何以致尊敬肅觀瞻迺明年春度地北關之外崇高弘敞山川草木羅列在目創官廳三間前為軒楹左右翼以耳房外為門屋闌人之室附焉垣墉周圍規模完固不奢不儉中庭扁以一覽取眺望之無遺也於是邑之士民翕然稱

建志卷六

十九

曰我公之所以奉上可謂不忘本矣故嘗謂天下事有若緩而實急似輕而極重常情易之有識者切切焉新城自歸附至今其間詔命之至凡幾迎送無有能動其心於此公蒞政之初首以為務其知輕重緩急之宜者乎故凡公之為政廉明剛斷毅然不可干以私在任三年稱頌者始終如一謂如增置都社以處戶口之繁建言鈔法以拔誣陷之弊其他善治歷歷可書措心用意盖不敢一毫有負聖朝故耳予偶寓縣封主簿陳公語及創始之詳將欲買石立碑屬予為文以記之予固終知侯公德政又以同僚之用情不沒人善可嘉也於是乎

盍簪亭

在縣治北宋縣令趙汝崖建

陰陽學

附城隍廟

醫學

附藥局

僧會司

在淨居寺

道會司

在鶴仙觀

申明亭

在縣治門外之東鄉都建五十四所

旌善亭

在縣治門外之西鄉都建五十四所

便民倉

在北門外正德五年建

大有倉

在縣治之東宋紹興九年知縣趙公輔建即宋都倉常平倉元末燬于寇國朝洪武元年改

為大有倉知縣沙良佐修葺

廣昌縣在郡城南去二百四十里

按舊志

宋紹興八年始析南豐為廣昌縣攝縣事南豐

丞宋曉權署事于順化壇知縣王珪營建廳宇于揭坊

《建志卷六

三十

者平原近水恒患之嘉定甲申縣令建陽劉必端遷之

太平岡燬于寇紹定己丑攝令謝充之葺廳事於舊治

之東偏端平甲午三山葛崇節復加營創嘉熙丁酉三

山趙希詭繼之廊廡庫園譙樓吏舍葺理惟備元至正

壬辰復燬據于寇邑人饒秀遠克復之始創廳事于今

治

國朝洪武初知縣侯端建中為正堂後為退堂典史廳在

堂左六曹序列于堂之東西前直儀門外設譙麗而監

房備焉知縣解在退堂後縣丞解在典史廳左主簿解

在正堂右典史解在儀門左而吏舍備焉是皆知縣成

子祥張瓊縣丞張壽芳後先增葺景泰間知縣江浩因

退堂易名曰清白堂即揭榜記清白堂者建昌府通

判掌廣昌縣事江君退息之堂也

君世家徽之歙縣自幼穎敏過人為膠庠弟子員嘗從

今刑部尚書楊君寧授春秋經領鄉書入太學又獲游

祭酒吳先生門聞見益博材器不凡初拜廣昌令下車

伊始洗滌宿弊維新化理惠養黎元而且剖斷明決持

守清潔邑人無不變戴稱頌之矣景泰二年秋予奉

上命巡撫嶺南道經故里獲登江君之堂見楹間所書之

語曰惟飲廣昌水欲濟平西民又曰治百姓須愛百姓

要一文不值一文予誦而喜曰君之存心如此其持已

洵民之意藹然辭氣之表與古人揭箴銘于座右以示

規戒者意正同也吾邦有此賢令則人人蒙其惠也不

言可知矣安得不為吾鄉父兄子弟賀乎因以清白二

字顏其堂既退而又言所以名堂之意於鄉之耆老者

建志卷六

三十一

老成曰自

國初至今八十有餘年為邑者不知其幾何人求以清平

公正之德發而為慈祥豈弟之政者唯江君一人而已

茲公以清白名堂在他人或有所未宜在江令實足以

稱此也公之善政不能遍舉姑舉一二大者為公道之

正統己巳閩寇陸梁蔓延隣壤若廣昌所治曰新坊長

下已罹其毒人情洶洶自佐貳以下咸思避去君曰我

等一邑之主足一動而人必崩沮赤子何所恃賴吾誓

當與邑存亡敢言去者有

國憲在於眾志稍定募丁壯利戈矛治壕柵為戰守計

賊知有備不敢犯而去之非君忠義奮發保全境土一

邑生聚其魚肉乎上司以其功聞于

朝遂有郡判之陞昔吾邑為里八十有二出官租一萬三

千餘石今只二十二里耳編戶耗減大半而官租之額

自若也所遺田土多為豪右占為已有租稅則每歲充

里甲者為之代償傾家破產不勝其苦公知之而下令

曰耕其田者出租賦違吾令者罰及之厥弊遂除小民

稱慶及重造版籍又逐戶覈實之有田必出租賠償之

患息矣此有益於民之大者也暇日則入邑庠勸課諸生親為講解考其勤怠諸生翕然興起於學先是春秋釋奠

先聖而齋宿之夕常有鬼物擲瓦甃以怖人自君徃宿齋寂然無所聞邑人異之曰賢令之德不惟人感之而鬼神欽畏之矣冢宰何公賦詩以紀其實凡此其昭昭者也不暇悉言也耆老所稱述者若是然則予名其堂而表章之非過矣昔漢太尉楊震有清白之言垂之信史千載之下尚能使人景仰不已吾知江君它日爵位益崇功業建立聲光焯著安知清白之名不與楊公並傳也哉姑書此以為記以貽邑人俾久而不忘江君之德政云是為記

陰陽學在城隍廟

醫學附藥局

僧會司在清脩寺

建志卷六

二十二

道會司在東嶽行宮

申明亭在縣治前鄉都建二十四所

旌善亭在縣治前鄉都建二十四所

東接官亭景泰間知縣江浩重建

西接官亭景泰間知縣江浩重建

上司行署

察院在郡治南即景德寺遺址弘治間知府舒崑山建中為正堂後穿堂聯退堂夾以寢室設吏牘房於寢室側正堂前為露臺為儀門為大門至夫庖漏之所亦備

垣墉之防以嚴前低後昂氣象雄偉門之外爲司府候館

布政分司在府治東弘治五年工部郎中臧麟以制度差隘乃於正堂後增穿堂築甬道設儀門大門正德九年火知府韓轍因故址而新之

布政分司正德九年秋七月厄于火梓有庚議逸迺口至再逾月韓侯來典郡茲播告底定即故址新之謀於僚若屬曰惟茲出政使者罔有攸居大懼協守茲士罔克諉于非辜顧時方絀茲舉集于羸公弗出亦勿奪于私越明年五月戒事糾工飾材節縮萃止應時而取而足日相而旬往視時迺籲餼稱迺勞故巧者爭力者紆惰者墨者便弗順者咸警厥度閱幾月遂告訖工時貳守何君以考績行司理趙君以召去通守張君陳君襄厥竣事南城丞張延芳

建志卷六

三十三

氏祗奉詢謀謁良勝以紀斯成良勝郡毗也分宜執役力既見復役以言也其何辭然欲悉候斷度之宜性而縱觀焉中爲堂四楹政所也故亢且麗楹廣筵有半脩倍之前阿重簷曲偃而修吐疾而雷以遠楹廣視堂脩殺二之一左右翼以廡胥以楹卒以候者居廡凡二十楹楹脩視簷廣殺三之二廡迤南橫絕以門門六楹廣兼於廡脩殺四之三門之中各一道左右若矩中甬道于臺而臺高於道盈尺脩廣視堂而甲於堂亦盈尺道上跨以儀門脩容而出入故盛飾擬於堂非示汰也堂之北聯以蓬屋而弁廣殺堂之二脩視之廳几雜備退食以思左右蔽以耳屋屋各六楹居從行者欲錮之也故邇於寢寢室六楹脩廣視堂間以巧垣便燕息也室之北爲墉墉渠可乘周于門飲之以棘防微也偉哉斯制古之遺也乎自巡守之典弗舉而明堂之制遂湮沒不及致詳群儒講張各信所習舊矣今制以布政命官即古方岳布天子之政然長恒居守省會貳轄而下均勞出入分布於郡若邑旬宣分署以示有尊推原建置若古明堂於列國者雖青陽總章玄堂太室之制不必

其備亦不必其似而猶以爲遺也噫意之襲尚信或過之雖得其似猶以爲真雖似其一猶以爲全雖襲其遺猶反其初夏敦商彝莫之考識一朝而獲漢鼎將不以爲重器者乎雖然制之遺者抑未也君子思稱其服則厥居將有求政之遺者吾侯他日之責今日之望於上之人者也謹記

湖東道在郡治南即治平寺故址弘治七年知府孫偉建中爲正堂後穿堂聯退堂夾以寢室設吏牘房於寢室側正堂前爲露臺爲儀門爲大門庖湢有所防閑有垣

按舊志在郡治西南宋爲提刑分司元爲廉訪分司壬辰火

建志卷六

三四

國朝洪武初爲饒信建昌分司二十五年知府邵惠重建改今名弘治五年并爲

益王府始徙于茲

南城縣附郭與府同

南豐縣布政分司在縣治北成化丙申知縣方顯建中爲正堂翼以兩廂後爲退思軒翼以寢室堂之前東西有廡復設儀門大門周繚以垣以棘

參議陳遷記古之行中書省即今之

諸州布政司也

國朝重省官官不出閩檄理州事故諸路布政分司未設中葉政務繁多始有叅佐出理兵食之務後又有分守諸路之專故分司漸次初置若南豐大邑前此亦未有

初翔之者縣尹方顯也顯蜀之江津人以進士出宰茲邑職思之暇即謀初分司事民知尹之有為咸詣告曰公主寢廟復為尼居人亡世遠於今為墟尹曰地矣有材乎民曰南之通津流木之萃公有興作民亦不吝尹曰材矣瓦石乎民曰兩造具備孰知枉直公得其情斯之瓦石尹按其言於縣治之背得主廟遺址實宋真宗公主李遵勗豐人故祠在邑其地深廣成餘百尺前陽闔爽又售材木於津僖志之民預二百餘株皆九九之木以待尹用予之以值俱不好又於民之不縮者讓之俾其具瓦石不可勝用既備乃事經始在成化丙申三月越四十有二日公堂建再朔背之退思軒成又再朔門路厨庫之所已皆無餘堂之傍有二翼室軒如之是為息偃之處前有二廡以居廡卒門之內有儀門屋之周有危垣百堵以固蔽前後共百三十楹皆堅緻牢實丹堊適宜規模正大非諸邑所創者等夷也九月四日工告落成尹以疾革弗興邑民念尹之義慕尹之有為欲紀其創建始末於石垂之永久未克就予以戊戌十一月按邑有一石磨礮橫諸廡予詢其因民具以對且

建志卷六

三五

請為之記予曰噫架梁之椽負棟之柱實實放枚靡質靡麗如棘之矢如飛之翬萬衆紛錯魚龍尊卑不漁爾民不牟爾利宣政揆策靡不在是人也云遠石已磨礮刻文于石以紀其功

湖東道在縣治

國朝洪武初知縣程瑞遷建中為正堂後為燕息廳翼以兩廂以居吏牘外設大門內備庖福

在縣治

東宋為提刑分司太平興國元年徙于

縣治後元因之為廉訪司壬辰火復徙于茲

府館在縣治

新城縣布政分司在縣治南正統間建中為正堂後穿

堂聯退堂夾以寢室正堂前爲東西廊設儀門設大門
若夫吏牘之棲庖漏之所咸備焉

湖東道在縣治南洪武八年知縣駱載德建中爲正堂
後穿堂聯退堂夾以寢室正堂前爲東西廊爲大門
府館在縣治南蓋府僚臨縣聽政之署也

廣昌縣布政分司在縣治舊城隍廟之左知縣薛承學
建

湖東道在縣治東

按舊志宋爲提刑分司元爲廉訪分司元火

建志卷六

三十六

國朝易今名洪武九年知縣張琬建

府館在縣治湖東道之右知縣葉茂高建

鋪舍

府前總鋪

南城縣

東十里鋪 界山鋪 水濺鋪 硝石鋪

岩石鋪 黃源鋪 師姑鋪 藍田鋪

右東鋪九通新城縣

南十里鋪 遶池鋪 上湖鋪 保業鋪

水口鋪 都軍鋪 大樂鋪 石厚鋪

右南鋪八通南豐縣

神嶺鋪 青綏鋪 岳口鋪 青麻鋪

游源鋪

右北鋪五通撫州府

南豐縣

縣前鋪 龍池鋪 磨刀渡鋪 西坑鋪

楓林鋪 河源鋪 白舍鋪 重石鋪

右南鋪八通本府廣昌縣

建志卷六

三十七

彭家鋪 艾婆源鋪 兜港鋪

右北鋪三通本府

新城縣

縣前鋪 白源鋪 百順鋪 禮義鋪

九岡鋪

右西北鋪五通本府

飛鳶鋪 是時兩過苔蘚滑夾道管削何羊綿盤盤上去入深越仰視白日無纖穿安得行人間絕頂
山鳥相秋喧陰厓下瞰不可覩只聽澗水瓏潺溪幸
逢盤石時一憇冷氣習習難留連共言半嶺水可掬
涓喉喜見流涓涓却從嶺上覓來路莽蒼林麓飛雲

煙榻來絕巘得郵傳木榻坐穩如相延蒼黃亭午催
下嶺迤邐澗谷垂崖巔行行膝顛登頓乏索杖整履
防躋顛十餘里下得平地石澗可揭流戩戩前投公
館頗幽絮閉戶酣寢何其便醒來忽忽坐成嘆丈夫
頻挫非偶然半世勤勞力問學經傳疊疊窮鑽研安
危治亂豈無慮頗為家累縈中年浪遊自豁成失計
何異不纜風中船福寧太守我鄉曲星官早已川人
傳前年改郡來作牧更新政度何拳拳老兵宿將俱
龍服嚴肅豈弟無頗偏忽承遣使遠招振袂欲往
真播然平生慕善若飢渴何幸蕭艾依蘭荃風帆明
日渡洋去磬折相見情由宣報書
所歷聊自遣書生之意誠倦倦

東興鋪

洵溪鋪

白沙鋪

義亭鋪

今為五福公館

日久生齒日繁四方道塗公私交絡雖僻地傍岐亦
成孔道况故為通衢如茲者五福者哉茲地民物攸
萃介乎江閩二省之衝東走光澤西下建昌俱百又
二十里許公使往還無所依歸而假宿民廬雨雪暑

建志卷六

三十八

寒冢把鞍輾輿馬局促僕從咨嗟甚非所以致朝命
崇王人意也成化九年秋新城父老以言于縣尹呂
君讚謂近五福故有義亭鋪久未葺而五福亦有曠
土之屬官者去如改義亭建之五福稍大其規制以
為公使駐節之處便於是呂以達于郡守謝侯士元
謝以達于憲副陳公焯深以為宜呂遂措置諸費擇
日興事曾不踰歲厥功告成計其為楹正廳五廡東
西六前門三又前一中為駐節之亭周繚以垣餘二
千丈凡糜白金為兩百五十有奇督其役者典史何
冕也周制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
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
館有積疏謂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宿可以止宿若
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一市有三廬一宿
蓋先王之時所以周悉於賓旅之處如此我
國家鋪舍驛遞之設同乎天下是皆遵倣乎先代之制
者然凡為有司多舉近而遺遠舉存而遺廢如此義
亭之更一舉兩得寔有司之當務顧久未有留意而
竟成於今焉不亦可嘉也哉呂君圖求陳公謝侯主

張乎是之意屬記於吾用心亦厚矣後之人嗣而葺之俾久不壞母或致異有動褒城之感者則幸焉

廬游鋪

右東北鋪六通福建

廣昌縣

縣前鋪

潭山鋪

吉祥鋪

株橋鋪

雙連橋鋪

右北鋪五通本府及南豐縣

附錄廢署

常平倉

舊名歲登倉宋開寶二年南唐園苑使李崇瞻翔元末燬

建志卷六

三九

秦平倉

南唐李崇瞻建宋紹興八年郡守林申重修元改豐齊倉後燬

修造務

排岸司

樓店務

在郡城南安濟門城

下兵馬押廨宇內

鐵作院

葦炭場

較醋坊

醋務

酒務

茶礬務

窰務

戶部贍軍庫

軍器物料庫

甲仗庫

架閣庫

常平庫

軍資庫

五庫南唐園苑使李

崇瞻於開寶中建宋因之元初廢

竹木抽解場

宋紹興間郡守胡舜舉建元廢

添差通判廨

在軍治之南舊為使華館廨有吟風弄月堂宋寶祐元年通判駱養政建元末廢後

為使華館驛

檄臺至治圃宋寶祐中

通判廨在郡治內有履星堂朝陽堂蕭奕堂松雪樓在廨之四隅

西遊仙坊廨內有君子堂平安軒宋隆興元年參軍盛唐卿建元為錄事司

司戶參軍廨在郡西廨內有忠恕堂宋紹興四年參軍汪厚建元末燬

司法參軍廨在郡之東使華坊廨後有清音堂宋紹興元年參軍吳時中建

兵馬押監廨在郡城北舊安濟門紹興間郡守胡舜舉建紹定二年郡守林申改為城隍廟元燬

監稅務在郡城北宋紹定中郡守徐瑒建於舊酒稅務元末燬

教授廨在郡治之西內有詠春堂明善堂宋治平中王部建元初廢

貢院在郡治之北舊按部衙貢院在其側紹興間郡守錢秉之於內建迎和館易按部門牌為貢院元為

建志卷六

三十

文錦局後燬于壬辰兵火行用庫在城東隅洪武八年知府邵惠立建

雜造局在城北隅洪武八年知府邵惠建洪武十四年裁革文秀驛在城北隅洪武元年

知府余芳建洪武九年裁革

南城縣舊尉司在郡西門外元豐中改築城壘徙尉司于祈仙門外今所謂尉司衙前

是也仙都觀使廳在城南數里即改尉司衙是也宋末文公天祥

提舉仙都觀疑即寓治于此游源驛在郡北曾潭驛在縣南六十里

藍田驛在縣東南七十五里硝石驛在縣東南四十里候星館在縣南六十里

元末石音稅務在縣東北一百四十里

保業稅務在縣南三十五里藍田稅務在縣東南八十里

五里 宋因之元 末兵燬 硝石稅務 在縣東南四十里 以上俱園苑使李崇瞻建

南豐縣捕盜司 在縣東北昔嘉禾未產其地 初宋改于燕樓西元末兵燬惟址存焉

嘉禾驛 在縣東北昔嘉禾未產其地 改名元末兵燬後不復設 使華館 在縣南六十里唐貞

觀初置開 元中廢 醋務故 基也 稅課司 在縣南通濟門內洪武二年 知縣程瑞建即宋元之蓋酒

酒稅務 在縣南六十里唐開元六年 知縣游茂洪建宋紹興間廢

行用鈔庫 在縣治前至元二十四 年宣差武公抄兒剏元末兵燬

新城縣尉司 在縣治南宋紹興間知縣趙公 輔建元末廢故址今為民圃矣

黎灘驛 在縣治東宋紹興十三年縣令李維芭建二 十三年縣令趙公說遷于鶴仙觀宋末廢

建志卷六

三十一

鳳池驛 在縣治北宋紹興中建元末 燬今邑厲壇即其故址也 飛猿驛 在東興鄉

七十里宋咸淳中知縣王從吉置 後遷于杉關今置飛鸞巡檢司 稅課局 在縣治西

建元改名稅務至元壬辰燬洪武 二年知縣田嘉改稅課局後革

廣昌縣尉廳 在縣治東宋淳祐中建 元末燬于兵尋圮于水 稅課局 在郡治東

縣侯端建後革 明教坊宋元酒務稅是也 酒稅務 在縣東北

邑令王珪 建宋末廢 醋稅 在縣東北 地名後塘 筭竹稅場 在縣北

謹節稅場 在新坊里 武城稅場 在仁壽里 西營稅場 在新安里

白水稅場 在監南里 馬茨湖稅場 在南上里以上俱紹興 中令王珪建元初廢

順化驛 在縣西宋紹興十七年知縣事承敷建以折縣 初嘗寄治于順化場故名嘉熙中趙侯希譏建

于縣治之右名曰泰和後更名曰平西咸淳間所存棟宇無幾邑令朱汝賢葺之元末燬

武城驛在縣西南五十里

箐竹驛在麟角里

白水驛在縣南五十里通贛

州府石城縣

謹節驛在白水驛南通石城縣以驛俱承敷建元未燬

武城驛在縣西北屬陵安里界聯仁壽里驛舍舊甚壯麗市肆稠密商旅輻輳通贛州府寧都縣今驛

程稍迂人罕趨之宋咸淳三年邑令朱汝賢建元初廢